

試為合作經濟制度把個脈

黃建森

一、引言

回顧 2015 年 8 月，兩岸學者共襄盛舉，在青島農大設立恩師尹樹生教授（1908～1999）專屬的「合作經濟文庫」，仰念恩師在合作經濟與農業經濟方面之成就與貢獻，往事歷歷，彷彿昨日再現。台灣合作經濟學術領域上，樓桐孫教授在「合作哲理」、吳克剛教授在「合作學說」、尹樹生教授在「合作制度」、吳恪元恩師在「農業合作」、李錫勛教授在「合作法規」具足卓越研究與闡述，足堪後人敬畏與傳承，今生能夠親聆恩師教誨，實感榮耀與榮幸，五位大師級合作導師對我十分厚愛與提携，即便我是「半路出家」的合作研究者，也深受恩師的影響，古稀之年再度提筆，內心感觸特別深刻，合作道路多少帶點寂寞，主因是學術層面知音乏稀，合作傳承十分不易。

尹師古稀稍過之年，弟子前往南京東路杜鵑盛開的巷弄公館拜見恩師，恩師告以年邁日衰，手力不足，時而打破盆景花器，擬安排國外和女兒同住，不多年，但知恩師落葉歸根，回歸神州，1999 年，長眠於四川綿竹，老人家是台灣的貴客與過客，感恩尹師此一善緣。當年為合作制度加上「經濟」兩字，使其成就為「合作經濟制度」，是恩師了不起的主張，一則以合作本來就是經濟制度，一則以學生就讀合作經濟學系，就業與出路比較寬廣，仰念恩師，不忘恩師當年教誨，今日乃思提筆撰文，再談一談我們的合作、合作思想、合作經濟與合作制度。此時此刻，歐文、布朗、季特、伊米諾夫等等合作思想家又可以「心靈連線」了！一日讀合作，半生合作人！我和合作也是善緣永續啊！

* 黃建森現任銘傳大學金融研究所教授。

二、世界真象與思想變異

古今中外，合作思想家對資本主義大都充滿敵意或不懷好意，因為它造成貧富不均、勞資對立、不勞而獲，且操弄國計民生，年輕的時候，我們研究合作的人，動不動也追隨合作先驅的腳步，往往不經意地就同罵一下「資本主義」，說它拜金，說它「向錢看齊」，思維變態，違背人性。不幸的是我在川普的身上，發現他老人家是資本主義的集大成者，他比資本主義還要資本主義，或者稱之為「五 A 級」的資本主義造王者，不只要你的錢，要你的晶片，還可能要你家的土地，他也不算五鬼搬運，因為不必動用到鬼。我對美國商業部長及財政部長沒有期待，也就沒有評論，因為他們可能生存在不同的維度或空間，即便美國偉大的經濟家克魯曼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呼籲政府官員要煞車，要轉向，他們依舊不理，我們也必須明白，世界各國有錢人的高檔享受，大抵皆由剝削窮人而來。

長年以來，觀察宇宙生態，就動的角度言之，宇宙社會日日變異，年年變化。今天，我們已然生活在不一樣的時代，地球，其實不大，小小的，只有太陽的 130 萬分之一，在宇宙之中，其實連一顆塵土都不如，在小小的塵土中，住了幾十億人，我們人類又何其有緣，才能聚在一起，真懂天道天理的人大抵已住在天堂或廟堂之中，不過，我們合作學家主張人與人間的「休戚相關」(吳克剛教授)，不是空穴來風，它是有所本的。我們合作學者單單一個「休戚相關」，就讓我們研究的素材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，我們又何其幸運，可以接觸到如此優越的思想。

普普相會，阿川見了阿丁之後，雙方歡喜而去，也許搏了一點感情，也許笑裏有刀，據了解，藏刀機會大，因為俄烏之間又大欺小了，烽火連連。之後，阿川見了歐盟領導人，個人十分讚嘆歐洲國家的總統、主席或總理們，他們風塵僕僕來見川普，誰能說世界不是一個「連鎖體」(季特教授)嗎！國與國之間也是存在休戚相關的特殊關係，這是無庸置疑之事。問題在於弱肉強食、你爭我奪、爾虞我詐，依舊是人間常態。

人間有了川普，世界一日可以三變。看穿了，也知道大國大領導的「貪、瞋、癡」三毒沒變，夾著自家盤子上的雞腿，眼睛總是看著別人家碟子上的牛排。2025 年 8 月 20 日，阿川及其幕僚又神來多口地指出，台積電！台積

電！台美相隔 9500 萬哩，兩岸相隔不過 80 哩，99% 的高階晶片生產在台灣，已經構成美國國家安全之風險，老美眼紅了，也想摻一腳，心思補助換股，「入股台積電」念頭一起，話語一出，我們的護國神山一日下跌 50 元，今後種種，不論如何，皆值得我們戒慎恐懼了，平日友善往來的國家，一念可以翻臉，這個比敵人還可怕！如果有朝一日，台灣真的有疑美論，阿川哥恐怕也得暫停一下可怕的思維！好家在，當下我們的台積電依然屹立不搖！

三、為合作經濟制度把脈

中醫診察疾病，不外「望聞問切」四種基本方法，合稱為「四診」或「四診合參」，我們也透過此一流程，為合作制度把個脈，看看有什麼問題。我的博導恩師台大吳恪元教授最常說的一段話，「合作，合作社，合作制度，沒有什麼問題，它是好的制度，如果表現不好，出現弊端，那是『人』的問題，不是制度有什麼問題」！我始終記得，也一直深信不疑。儘管如此，我們還是開誠布公，毫不藏私地探討探討，合作制度究竟存在什麼問題。

大學生研讀合作概論、合作事業概論、合作制度，試問合作有理論嗎？我們之所以如此反問自己，是因為許多專家學者（特別是不懂合作的經濟學家）經常提及，合作無理論，甚至合作無用論，他們的口吻多少帶點異色，依據我的接觸與了解，先師張果為、施建生、周宜魁等名師皆作如是觀，我卻沒能接受。1972 年，請教李登輝恩師諸多小農經濟問題，我擬在文化大學經濟系刊發表「台灣小農經濟分析」一文未果（當年審稿嚴格，被生活輔導組教官退件，原因是文中表示台灣農民所得偏低，有辱台灣農家樂之美譽），之後，我以文化大學農村問題研究社指導教授身份才獲刊登於社團期刊，即使今日讀之，也算是可讀性之佳作。1977 年，我研提「台灣小農擴大經營規模之研究」碩士論文，承蒙中興大學尹樹生教授多方指導，並獲台大張德粹教授鼓舞推介繼續攻讀博士（張師告知，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農經博士班主任是台大農經系校友，也是他的高足），回首人生，貴人無數，恩師無數，師恩浩瀚，沒齒難忘！小農，小農制度，農業經濟學可以完全解釋，它有根深蒂固的學理基礎，1979 年，我年不及而立，決心撰寫並出版「農業經濟學」乙書，儘管當年受到阻力與干擾，我絲毫未受影響，已進不退，我知農業經

濟學本源於一般經濟學理論，我經濟學系出身，根底尚可，可以勝任，感恩三民書局與五南圖書公司執事前輩的鼎助。合作、合作社、合作制度，具足經濟性與社會性，合作經濟學理論可以充分闡述其內涵，合作經濟學與農業經濟學一般，我們視為「特殊理論經濟學」，1987 年，我出版「合作經濟理論」，即作如是主張，實質上，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等同特殊性廠商，個體經濟學的廠商理論與產業理論不必排擠此一思考，合作學者王永昌教授曾撰文表述此一論點，我個人十分讚賞。合作有理論，今後可以不用再費口舌了。合作，人與人可以合作，如果少數人不想和你合作，也得放下，繼續找有緣人了！

其次，我們研究一下，連鎖哲學，這是季特教授一生學術研究的結晶，連鎖無所不在。我們不禁要問，善的連鎖有這麼困難嗎？如果像俄烏之戰的連鎖，惡到極點不值一提。心蓮萬蕊共創慈濟世界，那是一個世界級的大連鎖；心連心，手牽手，那是寶島級的連鎖；蔡董事長捐贈 22 縣市富康巴士利益老弱病苦，那是縣市級的連鎖，以上皆屬善的連鎖，可知，我們生存的世界，事實上，已經充滿連鎖的善行家，他們分分秒秒在點亮世界。他們實踐連鎖，讓人間可以發光發熱！我們合作制度借用一下「連鎖」二字，就科學的角度言之，生物界互屬關係不外乎戕掠、寄生、交換、連鎖與犧牲五種狀態，國家社會的大善人出資捐贈之布施屬於個人財富領域之「犧牲」，是對人類社會的付出，是不求回報的付出，這個比較有難度，因為一般人在正常狀況之下，心理上都有「缺錢」的感覺，錢永遠多少那麼一點，也許淡泊寡慾可以緩解窘境。我們的合作組織，倡行連鎖，倡行人與人間的互助、合作、休戚相關，它是自然而有一定「回報」的，合作社社員應盡義務，也同步享受法定的權利。是故，合作社的連鎖主張與思維，行之並不難，我們合作組織是平民單位，沒有要求社員平白地付出，社員盡了責任，始終可以享受合作組織給予的方便與利益。「我為人人、人人為我」，我為人人在先，視為手段；人人為我在後，視為目的；個人的小我盡了力，組織的大我也回饋了，善的循環，生生不息，合作組織可以永續發展。值得強調的是，合作組織與合作理念出自平民的肺腑，它是人類基本的經濟社會結社之一，即便是不具備特別高深的理論與思想，合作社依舊可以存在與發展，這是無庸置疑之事

實。在歐洲國家早年的合作運動中，我們可以明確地發現，不論消費或生產合作社，完完全全是順應社員之經濟需求而生，似乎沒有特別的牽強或困難，如果出現阻力或困難，充其量也就是短缺資金罷了，創立之初，政府給一點方便，其實並不是壞事。

接著，我們也看一下「合作原則」，合作界公認的門戶開放、民主管理、限制股息、盈餘攤還、重視教育、社間合作，六大皆重要。不過，尹樹生教授另有卓見，氏主張的三個基本要素，門戶開放，民主管理與按交易額分紅更加精簡，已然和公司組織有所差別了，我個人十分贊同，特別是主張「人的結合、一人一票」，這是有人性與尊嚴的組織，倘若原則明確趨嚴，恐怕也限縮合作社發展的空間，理當沒有充分必要性，我們要的是合作制度逐漸普及。至若合作主義者主張的十二德，促進生活安適、現金交易原則、體會儲蓄不苦、剷除寄生行為、禁戒酗酒行為、婦女關心社會、加強經濟教育、人人易得財產、建立集合財產、建立平價制度、廢除超額利潤、杜絕衝突意識，涵蓋層面十分寬廣，樣樣皆佳，站在經濟學家的角度而言，如果能夠落實與建立平價制度，也算是貢獻良多了，行大禮不一定顧得到細節！君且觀近年世界各地通膨現象層出不窮，美國的漢堡漲價、咖啡漲價，台灣的香菜、三星蔥、便當餐盒，漲到讓人太有感覺了，供需失調、成本上漲是原因之一，廠商老闆們是否也「利潤掛帥」啊！近日網路盛傳短片指出，過去 2000 年時期，員工每月薪資 30000 元時，滷肉飯一碗 10 元；當下 2025 年，月薪 35000，滷肉飯一碗 35 元了，國民美食若此，真讓經濟學家不開心！

基本上，合作經濟制度是美好的制度，它要人類社會摒棄資本主義的弊端與後遺症，為經濟弱者發聲，為經濟弱者提升生活水準及社會參與，不過，季特教授及其東方高足樓桐孫教授主張的合作化社會，幾近十全十美之理念與構思，恐怕無法實現，原因是世人大多數不知何為合作化社會，即便是合作界高端領導人未必能夠通力合作，這是我的觀察，至少我可能看不到。眼看大老板的私人專機飛來飛去，忽東忽西，他們來來去去，東西南北奔波，為了晶片、AI、半導體、電動車等等，他們要的是盈餘與利潤，在他們的世界裏，似乎並沒有為「合作」預留座位與空間，這是當下世界的真實面貌，也是我們合作學界與業界共同面對的課題，不過，站在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

的觀點言之，尖端科技迄今帶給人類的幸福理當大於禍害（我說的禍害是軍事專家設計的戰鬥機器人已經開始操演了，它可能局部取代人肉戰場，悲哉！悲哉！機器人也打人。

四、結語

平心而論，合作制度的確是人類經濟社會美好的制度之一，人類自成立合作社以來，關照了千百萬的社員或經濟金融弱者，合作社之設立，已雖然不能完全解決人類所有的經濟社會問題，但是它是值得保留存續的經濟制度。今後，合作事業欲求有效發展，產官學界共襄盛舉，連結合作、互助互信，具足合作哲學根基，闡揚合作理論基礎，在「我為人人、人人為我」一人一票民主管理的原理原則之下，戮力推動世界人類人人悠關的公正合理平價制度，造福各國各地所有的消費者，也可同步保障生產者，型塑一個沒有剝削感的大社會，或許稍可告慰歐文與季特教授等合作先驅了。我們愛合作制度，期盼合作事業日日增長，年年進步，我們也必須以變制變，以利預應變異永無休止的未來！

參考文獻

- 1.尹樹生（1983），合作經濟概論，台北：三民書局。
- 2.黃建森（1992），合作經濟學說之研究，台北：華泰書局。
- 3.黃建森（1989），「先秦儒家經濟思想與合作哲理」，淡江大學主辦合作事業學術研討會論文。
- 4.黃建森（1989），比較合作制度，台北：三民書局。
- 5.黃建森（1987），「查理季特連鎖學說之研究」，淡江大學主辦合作事業學術研討會論文。
- 6.黃建森（1987），合作經濟理論，台北：三民書局。
- 7.黃建森（1979），農業經濟學，台北：三民書局。